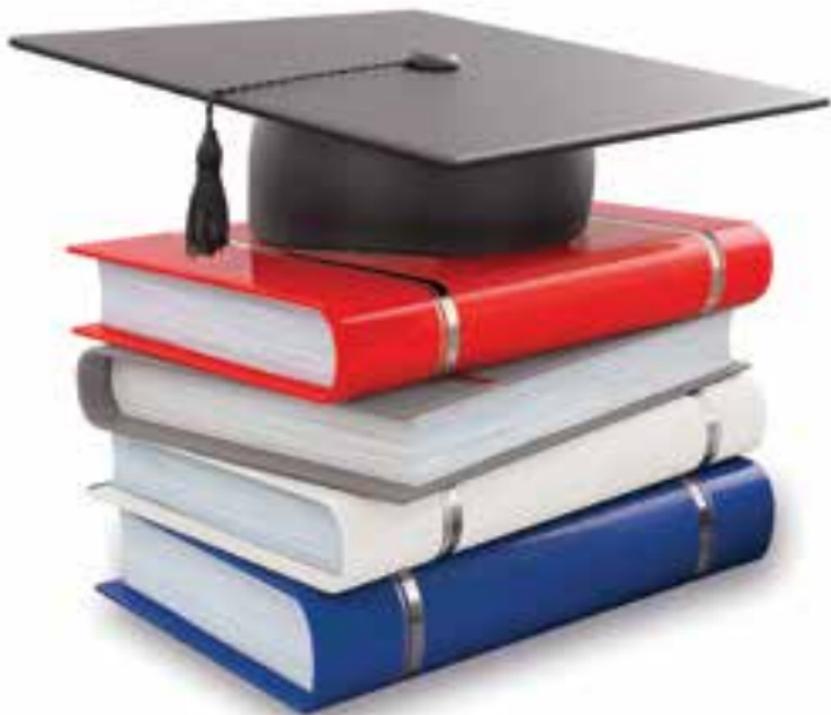


美国

教育

简述





华盛顿州国际文凭项目(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的学生争相回答一道科学问题。

前言

各国社会都必须努力解决有关其教育制度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问题，而美国是第一个正视这些问题的民主国家。

美国人很早就明白，他们作为自由国民的未来有赖于他们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正因为如此，自建国以来，教育的质量、模式和费用始终是这个国家的核心重点考量。

从幼儿园到高级研究所，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教育机构遍布美国各地。大家都说公立学校是美国最为人熟知的政府机构。无论是在贫困社区还是富裕社区，也不管是在市区还是乡村，公立学校是全美最常见的机构。

从两个世纪前创办至今，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都为界定美国的特性发挥了作用。塑造美国国格的国

家历程都一一在课堂上再现：种族问题及少数族裔所受的待遇、移民与城市发展、西进扩展与经济增长、个人自由与社区的性质。

从19世纪初的“公学”(common school)运动到当今围绕学术标准与考试展开的各类争论，关于教育宗旨和方法的根本问题在美国公共辩论中一直产生着巨大反响。

学校是应该强调基础技能——阅读、写作和数学，还是应该提供文理和科学领域的广泛教育？学校如何在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的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学术水准？学费应该由谁负担，是父母还是公众？学校应该侧重于以就业为导向的实用技能，还是为所有学生提供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所需的学术课程？教师应该如何向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学生传输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价值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被名牌高校录取的中学生？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美国的学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极为不同。在今天，如同过去一样，教育始终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辩的、迅速变化的、具有持久价值的话题。



在一门职业技术课上，学生们正在学用液压装置。

美国的教育结构

对于其他国家的人而言，美国的教育体系看似庞大多样，甚至杂乱无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种错综复杂之中，美国的教育反映了这个不断变化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广义而言，美国教育体系的特点是规模庞大、有组织的结构、分权鲜明以及多样化程度不断提高。

规模

在美国，各类学校（公立或私立、小学或中学、州立大学或私立学院）比比皆是；美国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全民教育体系的所在国之一。根据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统计，在2005-2006学年，美国有超过7500万儿童和成人在各类学校和大学注册就读，还有680万人被聘为教师，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执教。

此外，超过100万来自低收入家庭、通常为三至四岁的学龄前儿童参加了“启智计划”(Head Start)，该计划旨在提供学习、社会发展和营养课程，以确保这些学龄前儿童在五六岁时能正常入学。

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在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 boom，通常指1946到1964年出生的人)期间成指数倍增。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最新报告，入学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之后再次有力地反弹，主要是由于西语裔人口的增加。

目前，美国教育体系由大约96,000所公立中小学以及4,2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组成，包括从小型的两年制社区大学到本科和研究生人数超过30,000人的大型州立大学。

美国每年的教育总开支大约为8,780亿美元。

K-12体制

美国大多数州要求16岁以下的人必须接受学校教育。美国儿童通常5岁开始上小学，从学前班(K)开始，直到18岁完成中等学校（12年级）学业。一般而言，小学是从学前班直到5年级或6年级，还有一些学校则一直到8年级。中等学校——美国称为高中——通常指9到12年级。

参加“启智计划”的学龄前儿童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故事。





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格兰德岛(Grand Island)一所中学的英语课堂。

50年前，小学学生一般直接升入高中，或进入初中就读7-8年级或7-9年级。然而，在过去30年中，初中(junior high school)大部分已被包括6-8年级或与初中年级大体相同的中学(middle school)所取代。据估计，美国目前大概有2,000万从10到15岁的青少年在中学就读。

正如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马克·齐巴思(Mark Ziebarth)校长所说，这两种安排的不同之处在于“初中课程是面向较年少的学生、与传统高中课程类似的设置。其课程安排与高中类似，划分成不同科目。而中学是为了满足青少年的特殊需求而设置的一个平台”。

中学教育的特点是小组教学和灵活的时段安排，而不是固定的45或50分钟的课程。这些学校也强调分小组、跨学科的课题探讨方式以及能让10-15岁孩子参与的专门项目。美国中学协会(National Middle School Association)指出，这些孩子“正在经历他们一生中最为迅速的智力和发育变化”。

为14到18岁学生提供种类广泛的学术以及选修课程的当代大型高中，到20世纪中叶已成为美国教育的一个固定环节。高中学生还能选择参加众多的社团、活动、体育运动、勤工俭学以及其他课外活动。根据所在年级和考试成绩，学生可以学习高级学术课程或一般性课程及职业技术课程。

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高中被整合成更大的单位，以便向越来越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农村的乡村学校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分布于县内的各所高中。在城市中，人数多达5,000人的大型校园并不少见，不但有以升大学为导向的课程，还有职业技术课程，能吸引几乎所有人前来就读。

近些年，由于担心这些大型学校的教育水准，人们开始呼吁建立规模较小、学生和教师比例较低的学校。

长期以来，当代美国高中在公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热播音乐剧《火爆浪子》(Grease)、电视剧集《快乐时光》(Happy Days)以及《黑板丛林》(Blackboard Jungle)等电影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的学校里的光明与黑暗面。最近以高中为背景的热播影视剧有《贱女孩》(Mean Girls)、《鸿孕当头》(Juno)、《校园风云》(Election)和《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等电影以及《贝弗利山 90210》(Beverly Hills 90210)和《救命下课铃》(Saved by the Bell)等热播电视剧集。

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在美国蓬勃发展，其中很多由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管理。在2007-2008学年，大约有5,580万学生进入中小学就读，其中约有600万人(约合11%)进入私立学校。

美国私立学校中过半数的学生就读于天主教学校，这是美国最早的私立学校体系。其他私立学校则反映了美国宗教的多样性，涵盖了几乎所有主要的新教派别(Protestant denominations)、贵格派(Quaker)、伊斯兰教(Islamic)、犹太教(Jewish)和希腊东正教(Greek Orthodox)。

美国最古老的私立学校是创办于18世纪的精英寄宿学校。这些学校为美国培养了许多知识界和政治界领袖。

根据最新人口统计数据，另有110万学生按照美国50个州分别订立的指导方针在家中由父母教授学业。

地方管理

美国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或许是它的分权管理。美国的学校基本上由州及地方负责，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与其他多数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全国性的教育体系，只有少数例外，主要是军事院校和印第安原住民学校。联邦政府既不审批也不管理全国性的教纲。

公立教育几乎是美国每个城市和郡县的最大一项支出，主体资金来自当地的房地产税。地方教育委员会多为选举产生，负责管理美国近15,500个学区，从堪萨斯州(Kansas)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小型乡村学校到每年让100多万名儿童受教育的纽约市教育体系，规模不一。

州教育委员会以及一名州督学或专员负责管理当地的学区、制定学生和教师标准、批准课程教纲并经常性地审核教科书的选定。然而，州的主要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财政方面：大多数州目前都为学校提供大笔资金，以补充地方税收的不足。

地方管理及资助公立学校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富裕和贫困学区之间的差异。近年来，在州法院和公众倡导团体的压力下，许多州已经采取措施来确保学区无论收入水平高低都能获得更加均衡的经费。

密歇根州(Michigan)底特律(Detroit)的一所小学中的计算机房。



联邦政府提供研究与支持来确保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优秀的教育质量，并资助学生贷款项目及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尽管如此，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州和地方承担。据美国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统计，各级教育的年度支出大约有90%来自州、地方以及私人渠道。

多样性

历史上，美国学校经历了一波波移民潮；如今的美国学校和它们所服务的广大社会一样，在种族构成上比以往更为多样化。20世纪早期，移民家庭的子女——大部分来自南欧和东欧——大批涌入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公立学校。如今，新移民继续改变着学生人口的种族构成，不过现在人数最多的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学生。

非裔美国人在K-12年级学生中的比例约为17%，而拉美裔正在逐步成为公立学校中人数最多的单一少数民族裔。在各地的学校中，尤其是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地区，父母在国外出生的学生在家讲的语言多达十几种，从阿拉伯语到越南语不一而足。

足，而且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因此，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学工作一直是美国教育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尽管公立学校实行分权并具有多样性，但在运作方式上却仍然极为统一。如果一名学生从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或佐治亚州(Georgia)，他无疑会发现不同州的学校之间的差异，但学科安排却大同小异，尽管联邦政府并未要求实行一套全国性的教纲。

“公共”学校的兴起

在殖民时期，人们不知道何谓公立学校，尽管当时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有几个殖民地为那些付得起学费的人建立了“认捐学校”(subscription school)。北美 (North America) 第一所高等学府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创办。与早期所有大学一样，哈佛大学几乎完全侧重于宗教研究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古典语言。

“公共”学校

1787年颁布的《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 涉及今天的俄亥俄州 (Ohio)、伊利诺伊州 (Illinois)、印第安纳州 (Indiana)、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以及密歇根州，该法令规定每个新建城镇必须在每36块地段中留出一块用于创办公立学校——当时称为“公共”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是简单的、上有尖顶的单间教室建筑，在美国历史上被誉为具有代表性的“小红学舍”(little red schoolhouse)。1820年，国会授权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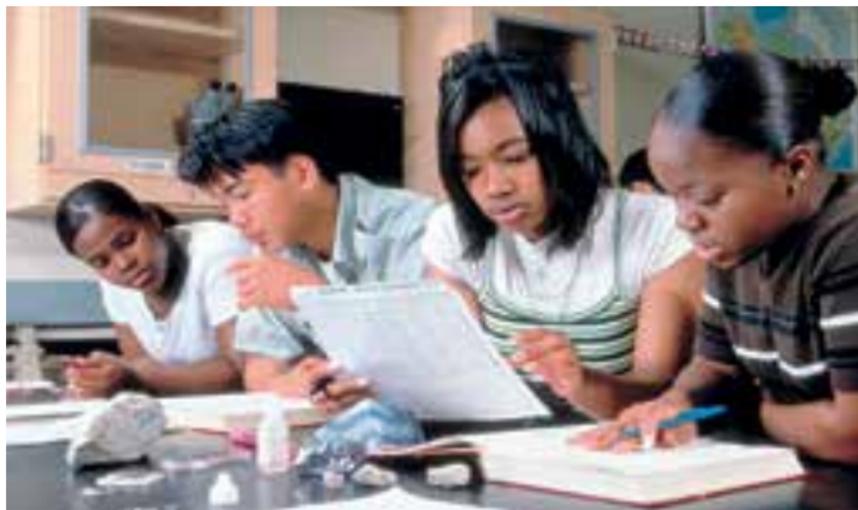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创建于1873年，是最早的赠地大学之一。

州可以通过出售公共土地筹集教育资金。

19世纪上半叶，马萨诸塞州的改革家贺瑞斯·曼恩 (Horace Mann)发起了一场有重要影响的运动，要求用州政府的税收改善并支持为所有儿童设立的免费公共学校。作家劳伦斯·克雷明 (Lawrence Cremin) 写道：“争取免费学校的斗争是艰苦的，其结果长达25年都难以确定。”

然而，到1860年，大部分州都采纳了这种想法，让地方社区管控它们的学校，以平息反对提高税收的抗议。将公共资助的免费教育置于地方管控之下的原则从此在美国社会落地生根。



学生们为做一个地质实验查阅资料。

拨地建校

1862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U.S. Civil War)制定的《莫里尔土地拨赠法》(Morrill Land Grant Act)使用相同的机制，即出售公共土地来设立农业和工业学院。如今，这些由政府拨地兴建的学校构成了美国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州立大学，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提供各类文理和专业课程。

目前，美国拥有106所由政府拨地兴建的学院。

边疆学校

在西部边疆，拓荒者们几乎一建立起新城镇，就想办法盖学校。事实上，国会要求西部领地只有先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才可能被考虑接纳为州。史学家凯瑟琳·斯科拉(Kathryn Sklar)在《学校》(School)一书中说：“学校成为能够吸引定居者的重要的公民生活设施。”。

但边疆学校面临的挑战非常不同于都市学校，主要是师资力量极为缺乏。《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一书的作者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姐姐凯瑟琳·比彻(Catherine Beecher)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推动女教师成为西部的一支“文明化力量”的运动。这些妇女面对边疆的艰苦环境，所拥有的只是对教育使命的信念以及一系列专为西部学校编写、名为《麦加菲读本》(McGuffey Readers)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在阅读和算术课程中穿插为培养品格而编写的“有道德寓意的故事”。

城市移民

移民学生持续不断地涌入推动了公立学校的发展。这些移民学生大部分来自欧洲，但在西海岸地区有

大量华裔和日裔学生，在西南部地区则主要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移民。这一波又一波移民潮使美国教育体系忙于应对人数空前的新生，美国教育体系的接纳能力及其目标和结构都面临挑战。

同化并教育来自极为不同的背景、说不同语言的儿童是一项挑战，这在作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的城市尤为突出——无论是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移民巅峰时期的东欧和南欧人。

城市学校虽然可能是一个严苛的、挤满了学生的地方，但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出版的《学校》一书记载：“教育的魅力实在太大了，在乘轮船到达美国的当天竟有多达125个孩子到纽约的同一所学校申请入学。”

尽管如此，由于不限制童工，据估计只有大约50%的孩子上学读书，平均入学时间为5年。

在这段时间内，公立学校发展极为迅速，从1870年的760万学生增加到19世纪末的1270万。《学校》一书写道，美国“为儿童提供的教育比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San Jose)举行的一个新公民入籍仪式。

学者及教育历史学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在《学校》中写道：“美国教育体系随时能为低收入学生提供社会升迁的机会，这一点确实非凡卓著；它帮助初来乍到者融入美国社会的努力相当成功。……这些都是美国公立学校取得的经久不衰的成就。”



1957年的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高中(Little Rock Central High School)，这是南方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一个里程碑。

全民教育

到20世纪中期，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从学前班到高中的全民教育理念已成为现实。但并非对所有人都如此，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族裔。

种族隔离

美国公立教育的包容性不断提高，但非裔美国人却是被排斥在外的最大的群体。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以前，南方的奴隶不仅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且还可能因为学习认字而受到惩罚。在取缔奴隶制以后，南方的美国黑人过着处处被隔离的生活。教育也不例外，尽管自由民事务局(Freedmen's Bureau)和其他人建立了学校，以满足黑人教育家布克尔·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所说的“整个种族都努力想上学”的需求。种族隔离学校在1896年得到最高法院依据“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则所做出的一项裁决

的维护，成为17个南方州和边疆州的规范，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尽管如此，根据估计，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黑人的识字率由5%跃升至70%。

在南方以外的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和居住模式导致了黑人和白人学生实质上的隔离。随着市区成为非裔美国人的聚居地，城市学校体系发展成为以少数族裔学生为主体的孤立地域，周围则是以白人学生为主的郊区学校。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在学校实行种族融合成为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的中心议题以前，美国历史上非裔美国人挑战种族隔离的努力屡遭挫败。

1950年，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划，美国最早的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在堪萨斯州州府托皮卡(Topeka, Kansas)召集了13名黑人家长，让他们为自己的子女在当地学校注册。当这些父母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提起诉讼，等到布朗诉教育委



阿肯色州罗杰斯市(Rogers)的努埃瓦英语学校(Nuevo Schools English Academy)。

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被送到最高法院时，来自另外三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的同类案件被一并囊括在内。

在1954年的一项一致裁决中，最高法院宣布“[种族]隔离的教育设施从本质上说是不平等的”。堪萨斯州和其他边疆诸州遵循这一裁决，但南方在一场名为“大规模抵制”(massive resistance)的运动中公然反抗最高法院，从而导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持续的对抗。阿肯色州

(Arkansas)小石城中心高中(Little Rock Central High School)1957年的种族融合不得不调来美国陆军士兵。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被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录取时引发了大规模暴乱。南方许多地区对学校种族融合的抗争，直到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任期内通过1964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和1965年《投票权法》(Voting Rights Act)几年之后才告终。

对于种族融合同样重要的是，根据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Act)

在生物课上做实验的学生。



第一条(Title I)的规定，联邦资金首次注入到公立教育中，自那时以来，该立法为贫困和弱势学生所在的学区提供了几十亿援助资金。只有能证明自己未实行种族歧视的学校才有资格申请第一条资助。

然而，由于居住模式以及少数族裔集中在城市中，种族不平衡在很多公立学校继续存在。哈佛大学的一项仍在进行的调查发现，在一些少数族裔人口多的州，种族隔离情况加剧，影响到很多较贫困的拉美裔学生和非裔美国人口。相比之下，亚裔美国人是最有可能到种族混合的学校就读的少数族裔。

其中的教训是，尽管美国教育继续致力于平等原则，但在实践中却常常达不到这一目标。

双语教育与同化

布朗案的影响及其主张机会均等的原则为其他少数族裔、妇女和残疾人提供了一个模式。

拉美裔学生往往就读于存在种族隔离的、贫困的

学校，事实上，1947年一项鲜为人知的法院裁决取消了加利福尼亚州给讲西班牙语的学生设置的种族隔离学校。

但语言问题仍然存在：是应让学生接受全英语授课，还是为他们安排双语授课课程，让他们在学习英语的同时继续使用他们的母语，通常是西班牙语。

双语教育问题由来已久，反映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美国到底应该被视为一个强调共同特征的熔炉，还是一块各种文化和背景界定分明的马赛克。

主张双语教育的人认为，学生可以用母语跟上进度并在掌握英语之后过渡到普通课堂上课。而英语教育的支持者则认为，双语教育只会延缓学生掌握英语的速度，并妨碍学生融入主流文化。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学区采用双语教学，但其受欢迎程度及教学经费逐年下降。近年来常见的模式是将学生指认为“英语语言学习者”，并安排他们在普通的英语课堂上课，辅以



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阿科马普韦布洛(Acoma Pueblo)的学生在学习英语。

专门教授英语为第二语言的老师的帮助。据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统计，大约370万学生（约占美国学生总数的8%）接受特别英语辅导。

妇女与教育修正案第九条

为妇女争取平等教育权利的运动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并催生了第九条(Title IX)，即1972年通过的

《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修正案，明文禁止高等教育实行性别歧视。因此，女性就读传统男性职业科系（如医学、法律和工程等）的比例明显提高。

不过，公众对于第九条最大的争议涉及的是运动员，以及这项立法是否对男子大学体育项目造成不公平的损害。这个问题在政界和体育界一直是引起激烈辩论的一个议题。拥护者指出，第九条为女孩和妇女开放学术和体育机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反对者则认为，这项立法不过是一个配额制度，同时损害了男性和女性的利益。

主流化

维护残疾人以及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权益的人士也借鉴民权运动模式来呼吁更全面地将这些学生纳入普通课堂和学校活动中，这个过程被称为“主流化”(mainstreaming)。他们指出，研究显示，把存在身体和智力障碍的学生每天至少有部分时间安排在普通班级，会促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增强自尊并提高社会技能。

1975年通过的现被称为《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的立法要求为所有残疾学生提供“免费及适当的公共教育”。这项立法要求学校为每位残疾学生制订个人教育计划，或称IEP，并将学生尽量安排在局限性最小的教室中。

该法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实施费用却迅速增加。近年公共教育开支的整体增长大多可归为为身体残疾和智障儿童及青少年提供无障碍的、公平的教育所需的有关支出。

最近的数据表明，美国公立学校正在为约610万名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提供教育。最常见的学习障碍是说话和语言障碍，但特殊需求也包括由弱智、情绪紊乱或生理问题导致的障碍。

美国原住民学校

联邦政府在个别情况下直接参与教育事务，原住民教育便是其中之一。联邦政府印第安学校管理署反映出政府与半自治的美国印第安原住民部落

及阿拉斯加原住民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法律和条约中。

美国印第安人最初接触正式的学校教育经常是通过传教士和教会学校，更侧重于宗教的皈依以及行为与穿着上的西化，而不是教授学业。随着美国的疆域于19世纪向西部扩展，许多由教会管理的学校逐渐被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所管理的学校取代。

这些学校的政策是通过强制去除原住民学生的部落文化将他们同化到主流文化中。许多印第安人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经常离家很远，不但头发被剪掉，原先的衣服被换掉，而且还被禁止讲自己的语言。这些寄宿学校中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学校(Carlisle School)。

一份1928年的报告着重指出了印第安人教育的失败与滥权现象，推动了改革及增加财政补助，即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Indian New Deal)。随后，民权运动引发了一场与之并行的印第安人权利运动。经过数十年，联邦政府改弦易辙，建立了一



在新墨西哥州的特苏基(Tesuque)市，学生们在一起解答数学题。

个既能提供现代技能及知识，又能保护美国原住民传统和文化的教育制度。

如今，印第安教育局(Bureau of Indian Education)管理着184所中小学及24所大学。这些学校位于全美23个州的63个保留区，为代表着238个不同部落的大约60,000名学生提供服务。



洛杉矶市(Los Angeles)的教师进修课程。

追求优质教育

有时以“**优质教育**”为名的这场运动具有许多形式，其中一项变革强调回到基础或核心课程，重点为数学、科学、历史和语言艺术(阅读、写作和文学)。大多数中小学还为特优生设置了资优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与国际文凭课程

对于想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的美国高中生来说，当今两种最常见的途径被称为AP与IB：前者为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后者为国际文凭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大学先修课程和国际文凭课程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两者都要求很高，以促使学生在大学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

大学先修课程始于1955年，由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负责运作，成员包括5,200所学校、学院及其他教育机构。大学理事会通过大学先修项目设置了30多个学科的大学水平的高难度课程，供高中生选修。参加大学先修课程的学生可以在美国和40个其他国家取得大学学分，条件是他们在高中最后两年（11和12年级）的大学先修课程考试中分数达标。

据美国教育部统计，超过60%的美国高中提供大学先修课程。最常报考的科目是微积分、英语文学和历史。2006年，超过24%的美国高中生参加大学先修课程考试，比2000年上升了16%。

国际文凭课程由瑞士的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IBO)负责管理，最初是为了设立一个得到其他国家大学院校承认的通用教纲和学分体系。

国际文凭组织与125个国家的2,000多所学校合作，其中包括美国的近800所学校。学生们遵循一套严格的教纲，涵盖六个学科：英语、外语、

科学、数学、社会科学和艺术。他们还必须从事200小时的社区服务并撰写一篇基于独立研究的4,000字论文。

教师评定

教师的人数和资质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论的话题，但一些专家指出，教师流动的问题通常要比整体师资不足更为严重。

在洛杉矶成人教育课堂上，成人学生在学习使用计算机。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Oakland)的梅里特学院(Merritt College)，学生们正在听课。

近年向更高标准努力的一项指标是学生与教师的比率，比率越低表明教师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越多。据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统计，从1980到2001年，中小学的学生与教师的比率从18.6下降到15.8。这个比率部分反映出教授残疾学生或英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特殊教育教师的增加，普通公立学校的课堂人数通常为20多名学生。

最近的数据也显示，超过90%的公立学校教师被评定为“高度合格”，意味着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拥有教学经验和有关认证。但同一组数据也显示出一种众所周知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即较富裕的学校拥有较多的高度合格教师，少数族裔和较贫困的学校中的这类教师则比较少。

一名教育部官员对《今日美国》(USA Today)报表示：“即使[持证教师]总人数很多，但在局部地方仍有教课老师并未达到高度合格。”

尽管地方学区在安排教学课程方面有着很大的灵活性，但教师培训却往往起到统一的作用。例如，各州可能对认证有不同的要求，但不管学校在哪里，所有的州都承认同样的大学文凭和课程。这样一来，得到类似培训和认证的大多数教师，在全国各地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和先后顺序来教授基础核心学科。

教科书通常反映了出版商所做的大量投入，旨在确保他们的出品尽可能多地被各州和地方教育局批准并采购。因此，美国两个最大的学校体系——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对教科书的内容和出版有着巨大的影响。

电脑与教育

电脑与因特网现已在美国从小学开始的各级学校无处不在。最近的数据显示，100%的公立学校接入了因特网，中小学拥有1,400多万台个人电脑，大约每4名学生就有1台。

教育部的调查发现，如果说数字鸿沟已在学校缩小，它在家庭中却仍然存在，少数族裔和贫困学生在家中经常没有电脑和因特网可用。

以学校为导向的网站，如Blackboard.com，已成为布置课业、家庭作业和课程表的常用方式。这些网站再加上电子邮件已成为父母和教师保持直接联系的最佳方式。

随着因特网容量的不断增加，远程或在线学习也在日益增加。致力于改善网上教育的组织斯隆联盟(Sloan Consortium)表示，近350万，即大约20%的美国大学生在2006至2007学年选修了一门以上的在线课程，比前一年增加近10%。

近一半的在线学生在社区学院就读，最热门的课程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及卫生科学等专业领域。



在得克萨斯州伊达尔戈(Hidalgo)市的一所高中，学生们正在做物理实验。

学校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人一直在辩论其教育制度的质量和方向，但近年来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最好地衡量并提高学业成就。与其他国家学生的比较也使有关教育方法和效果的辩论更加尖锐，特别是当数据显示出美国学校在科学及数学科目上落在后面的时候。

渐进式改革

早期的改革者试图建立统一的学术标准、培训教师或以办学效率为名合并学校。换言之，他们试图把教育改造成一个专业领域。

这些努力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中达到高潮，当时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教育家呼吁对学校的教授内容和运作方式进行根本的改革。杜威和他的支持者敦促给予教师更大的课堂自主性、强



在得克萨斯州敦纳市(Donna, Texas)一所高中的科学实验室中，学生们正在使用显微镜观察池塘水中的细菌。

调从实践中学习而非死记硬背，并要求学生进行独立思考。

但杜威“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几乎立即遭到反对者的质疑，后者更注重利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并将学生按照未来升大学或从事体力劳动的发展方向划分。进步主义教育法还广泛

地受到误解，它对儿童需求的重视被说成是缺乏学术标准。

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对新的或进步主义教学模式的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重又抬头，关于教授儿童语言技能的最有效方法的辩论引出了《为什么约翰尼不会读》(Why Johnny Can't Read)等故事。(20年后，类似的辩论又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为什么约翰尼不会写》(Why Johnny Can't Write)的故事。)

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触发了类似的忧虑并使科学和数学在冷战(Cold War)时期及美苏太空竞赛期间备受重视。

1983年，一份题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A Nation at Risk)的有巨大影响力的报告，断言学术标准的下降危及美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的地位，并呼吁对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并提高教育水平。

对于该篇报告的回应包括从延长学时和学年长度，到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核心学科上。但报告

得出的结论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史学家卡尔·凯索（Carl Kaestle）在《学校》一书中反驳道：“不但大幅下滑并非事实，而且事实是我们现在所教育的人口比例要比20世纪50年代高出许多。”

特许学校和竞争

最近的许多学校改革力图为公立学校系统引入更大的竞争。例如，特许学校是独立运作的公立学校，必须达到传统公立学校的学术标准和法律要求，但却没有传统公立学校的繁文缛节及规章的限制。目前，美国约有2,000所特许学校。

应对有关学术标准及国际竞争的关切的另一项措施是在企业和学校之间建立同盟。在某些情况下，学区努力模仿公司模式的效率和结构，即建立可衡量的标准和目标并要求行政人员和教师对效果负责。

在推行责任制的过程中，许多州已通过法律允许关闭教学水平低或办学失败的公立学校。遇到这种仍属罕见的情况时，学校可以选用新的人员和

教师来重组，也可以转型为特许学校。住在办学失败的学校附近的家庭，经常得到让子女转到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的机会。

事实证明，教育券是一项争议很大的创新措施。教育券计划允许家长让子女离开办学失败或不合

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 Louisiana)的一所特许学校里，学生们正在学习乘法表。



标准的公立学校，并可获得公款补助，支付私立学校的全部或部分学费，金额通常根据社区内每位学生的花费而定。其宗旨是，如果学校必须竞争生源，他们便会改进教学。不过，围绕使用税款来资助私立或宗教学校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全面推行教育券的社区屈指可数。

私有化

据估计，私营营利公司现在运营着全国10%的公立特许学校，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2年创办的爱迪生学校(Edison Schools)，它在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运营特许学校，并与现有的公立学校合作提供“课业学院”(academic academy)及其他服务。

传统的公立学校专职人员组织，如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反对私有化，指出私营公司的盈利需要与学生的需求之间存在本质上的矛盾。而爱迪生等公司则反驳称，竞争有助于改进公立和私有化学校，从而可以让“顾客”——学生——获益，如同在任何其他市场一样。

双方均引用外部的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公立学校的支持者引用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说明爱迪生学校的学生并没有实质性的优势，或是爱迪生学校只公布了于己有利的数据。而在另一方面，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00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爱迪生学校的学生的成就达到或超过了类似的公立学校的学生”。

高中的重新规划

另一项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主导的改革运动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方式来推动教育改革，即对高中本身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微软公司(Microsoft)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我们的高中是50年前为满足另一个时代的需求而设计的。”

在过去五年中，该基金会资助了绩效佳的模范学校，这些学校“让所有学生研修高难度课程。他们提供与学生的生活及理想相关的课程，并增强学生和成年人之间的关系”。

盖茨推动重新规划的努力还强调少而精的理念。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说：“当其他条件均等时，小型高中的学生比大型高中的学生考试成绩更好、完成的课程更多，而且升入大学的人次更多。此外，这些成果在低收入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中看来最显著。”

宾夕法尼亚州本塞勒姆市(Bensalem)一所特许学校的二年级学生。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自从1965年的《中小学教育法》颁行以来，有关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用的重大变革是布什(Bush)政府2001年出台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该法要求各州为不同年级设定教育标准，并采取措施来提高不达标学生的成绩。

该法要求各州为三至八年级学生在阅读及数学科目上设定用标准化考试考核的学习目标。上述及其他一些教学水平的问责标准都被收录到全州的年度报告单中。

虽然州和地方学校系统在提升成绩水平上有相当的弹性，但法律允许可以最终将学生和资金从办学失败的学校转走。父母可将在办学失败的学校就读的子女转到其他公立学校或特许学校。他们还有资格获得辅导及其他特殊服务。

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不让一个孩子掉

队法》引发了从大力支持到怀疑到坚决反对等不同的反应。

支持者认为在全国将标准、考试及问责制度化对于建立及维持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的高质量学校必不可少。

在得克萨斯州圣马科斯市(San Marcos), 丰田(Toyota)奖学金得主面露微笑。



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和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等其他团体对在学生背景、收入及英语能力极其不同的情况下，这项法律如何区分有成效和无成效的学校提出强烈质疑。家长指出一些学校牺牲艺术课程或其他课外活动以进行“应试教学”，避免被指认为办学失败的学校。

2005年全美年度最佳教师(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詹森·卡姆拉斯(Jason Kamras)表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将对美国每一个孩子的高度期望制度化。”

从长远来看，如何平衡美国教育中的包容性与优质性这两项要求将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只不过是其中的最新文章。



20世纪50年代，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的课堂上有许多退伍军人。

高等教育日新月异

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些学生可以选择在4000多个极为不同的教育机构中学习。他们可以进入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或更为专门化的技术培训学校。传统的四年制教育机构既包括小型的文理学院，也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Arizona)、俄亥俄州和纽约州(New York)等地的大型州立大学，每所大学都有几个校区，学生人数超过30,000人。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高校为私立院校，学费通常远远高于各州管理的公立院校。

《退伍军人权利法》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其发展历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特权的堡垒，学生以白人男性为主。这种模式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直到1944年



有责任感的公民在费城的宪法高中(Constitution High School)参与“民主在行动”(Democracy in Action)。

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联邦政府斥资帮助数百万二战退伍军人上大学。(G.I.原意为“政府配发”(government issu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陆军士兵的代名词)。

《退伍军人权利法》包括向在几乎所有被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退伍军人提供补助，并支付退伍军人的职业培训及提供鼓励购房的补助。国

会未曾预期会有大批退伍军人利用这种大学教育机会，但在两年之内就有100多万退伍军人进入美国高校学习，使大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在七年期间，《退伍军人权利法》使超过220万退伍军人能够进入大学学习。

《退伍军人权利法》对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正如学者米尔顿·格林伯格(Milton Greenberg)所说：“今天，美国大学大都公立化，高度侧重于职业、技术和科学教育等领域，规模庞大，以城市为中心，并高度民主。”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高等院校发展迅速，退伍军人的子女也跟随其后，即所谓的婴儿潮一代，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大学。

高等院校也开始向少数族裔和女性敞开大门。近些年，就读高校的女性超过男性，并且比男性获得更多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根据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统计，这一模式并没有改变的迹象。

少数族裔学生就读大学的比例也在增加——从1981年的14%上升为2005年的27%。这种变化

主要归因于不断增长的拉美裔和亚裔学生人数。同一时期，非裔美国人的大学入学率从9%上升到12%。

费用与竞争

在美国，高等教育是一个巨大的部门，支出将近3,730亿美元，消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大学学费可能很高昂，尤其是不能从州政府或联邦政府获得一般性补贴的私立学校。为了确保所有人都得到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美国为学生设立了庞大的金融补助计划。每十个学生中有七个接受某种形式的资助，通常包括赠款、贷款以及工作机会，以便让全日制学生能够支付生活费和学费。

最近，美国一些最富有、最知名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宣布了将大幅提高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资助的计划。

学生们为了进入美国名牌高校而展开竞争。与此同时，各类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也必须广泛开展竞

争，以争取美国最优秀的学生并招收足够的学生以维持其规模。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的一个录取名额会有数百人申请。同时，大多数成绩优异而且大学入学考试考分高的中学毕业生也会从高等院校收到数百封邀约信。

州政府可以批准设立高等教育机构，但承认高校学术地位的认证则由非政府组织发放，不由州或联邦政府经手。这体现了美国教育分权化的特点。

社区学院

对于一名学习成绩平平而且财力有限的美国高中毕业生来说，到社区学院就读比上四年制高校可能更可行。

美国大约有1,200所社区学院，其中大部分提供健康、商业和计算机技术等日益发展的专业领域的两年制大专学位课程。

社区学院也是需要用比较强的大学学分来提升自己普普通通的高中成绩的学生进入四年制本科大学的一个途径。

由于社区学院学费低廉、入学政策灵活，目前有超过1,100万美国学生和大约10万国际学生就读于这类学院。

传统黑人大学

传统黑人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BCU)大多创立于奴隶制度或种族隔离政策在南方盛行的时期，当时在其他地方，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边缘化。第一所非裔美国人院校，即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切尼大学(Chene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创立于1837年，但现今最有声望的很多黑人学校均创立于南北战争之后，其中包括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 in Nashville, Tennessee)、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以及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 in Atlanta, Georgia)。



传统黑人大学之一的汉普顿大学的护理系学生。

19所传统黑人公立大学随着1890年通过第二个莫里尔法案(Second Morrill Act, 赠地法案)而创立,许多位于当时严格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

今天, 白宫传统黑人大学计划(White House Initiative on HBCUs)涵盖40所四年制公立大学、50所四年制私立学院和13所两年制社区学院及商业学校。

赴美留学

长期以来，外国学生始终是美国高等教育中一个为人熟知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在2006-2007学年，有近583,000名国际学生在美国4,000所高校中的许多学校注册入学，比前一年增加了3%。印度仍然是外国学生的最大单一来源国，其次是中国、韩国和日本。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New York's Columbia University)新闻学院毕业生。



国际学生的五大研读领域是商业与管理、工程学、物理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国际学生就读美国高校的原因与美国人一样：学术的卓越性、学术机构及学术课程无可比拟的选择性、课程安排乃至在不同学术机构间转学的极大的灵活性。

由于学费和生活费在不同院校之间差异很大，再加上有机会获得经济资助，外国学生会发现美国教育也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大部分大型学校都有国际学生顾问和一个遍布全球的学生咨询中心网络以及各种各样的出版物，能为未来的新生在寻找学校、申请学校和被美国学校录取这个有时很复杂的过程中提供指导。



纽约市正在上阅读课的四年级学生。

教育一个民主国家

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期盼自己是既愚昧却又自由的，那它所期盼的便是从未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讲授民主

民主国家有赖于受过教育的公民，他们能认识到自己来之不易的个人自由的价值和公民责任。与专制社会的被动接受不同的是，民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独立、有质疑精神而且深谙民主规则与实践的公民。

正如教育学家切斯特·芬恩(Chester Finn)所说：“人们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可能与生俱来，但对于使自己及后代的自由逐步成为可能的社会与政治

制度，却没有与生俱来的知识。……这类东西必须要去获得，要靠学习得来。”

国家认同感

美国学校可能会传授民主价值观，但同时也教学生怎样做美国人。

自建国以来，美国人民就意识到，由于缺乏一种共同的民族特性或古老的文化，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必须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共同观念以及努力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的共同历程。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最能体现这些共同理念和共有经验的机构是美国的学校。

长期以来，美国的教育已发展成所有人都能享有的全民免费公共教育，不分种族、社会背景或性别。而且，在一个寻求以个人自由和平等机会来取代世袭特权的社会中，教育已被视为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

21世纪的美国课堂与几十年前几无相似之处，更不用说一个世纪以前的单间教室校舍了。然而，美国的教育将一个不断成长的、多样化的国家凝聚起来的作用经久不衰，让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永恒价值观代代相传。

封面图像: © Shutterstock Images

所有图像均由©AP Images 提供, 仅下列除外:

4, 7, 13, 18, 26, 29, 33, 34, 37, 38, 42, 44, 52页 © PhotoEdit

54页由信息服务办公室提供, 照片编号0007433,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图书馆特别馆藏研究中心

page 61由汉普顿大学提供

page 62 © Corbis

执行编辑 — 拉斐尔·卡利斯 (Raphael Calis)

主编 — 阿妮塔·格林 (Anita N. Green)

编辑 — 霍华德·钦科塔 (Howard Cincotta), 罗莎莉娅·塔冈斯基 Rosalie Targonski

图片研究 — 玛吉·约翰逊·斯里克 (Maggie Johnson Sliker)

图像设计 — 朱莉娅·马尔谢夫斯基 (Julia Maruszewski), 多丽·沃克 (Dori Walker)

教育顾问 — 克里斯托弗·罗尔基 (Christopher Roellke) 博士

ISBN (paper) 978-1-625-92029-4

ISBN (ePub) 978-1-625-92030-0

ISBN (mobi) 978-1-625-92031-7

国际信息局

美国国务院

